

肉

走

肋

藏

江蘇古籍出版社

四書傳問

讀中庸章句

讀論語章句



讀論語叢說

江蘇古籍出版社

四庫未收書提要

擘經室外集卷三

論語叢說三卷提要

元許謙撰伏讀四庫全書總目云元史許謙本傳載謙讀四書章句集注有叢說二十卷此本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闕是編從元人刻本依樣影抄其中有正文而誤似注者如中卷晝寢章衣敝章下卷侍坐章驥章為邦章性相近章荷蓀章乃元代刻書陋習悉仍其舊案謙受業于金履祥故書中引履祥之說獨稱先生吳師道云欲讀朱子之書必由許君之說今考是書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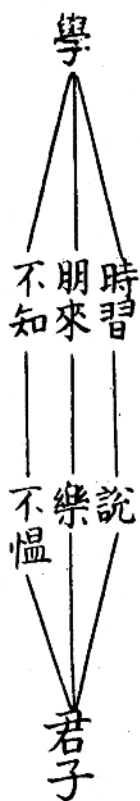
朱子之學旁引曲證不苟異亦不苟同秦伯章云王文憲謂集注朱子因舊傳修入未及改美玉章云沽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于此義不相合川上章云舍去聲止息也見楚辭辨證集注未及改割不正不食節則云古者燕饗有大饗曰截又云其餘牲體骨脊及腸胃肺心割截各有一定所謂不正則不合乎度者頗有根據皆足以資考證也

讀論語叢說卷上

東陽許謙

學而第一

學而章



人之受命於天以生存於心則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接於身則有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五常者五倫之則也此皆人之所同然者雖事之萬變不齊終不出乎此然人不能生知安行所以必效先覺之所為於理之未知者必學而後知事之未能者必學而後能已知者時時習之使愈明已能者時時習之使愈熟有得於心自然喜悅

朋來之樂有二意善固人所同有我既得之而朋友相從亦皆知之能之道合志同道合同人我無間自是可樂又我之樂雖自以爲得而尚未知邪正淺深今朋友之來自近及遠如是之衆則是我之學果同於人心而可信真有以合乎君子之道乃可樂上是及人之樂下是爲己之樂

惓只是悶猶言不樂如南風詩中惓字只是熟之悶人

集注先覺之所爲此先覺字當專以古之聖賢言之蓋聖賢制行立言無非天理之至凡威儀之節六藝之文經之所載者皆足爲萬世之準的學者當於此求知其理學行其事故有成而無弊然皆日用之常未有出於人倫之外者至於今之先覺不過資之使指引以求聖賢之心耳蓋其學未到此地位不可便把做準的也當把先覺之所爲五字作一串看乃得其意

學須隨事隨理求其知求其能逐一習令明習令熟必明一理又求知一理熟一事又求能一事故集注於本文外有其進自不能已一句然亦只在孔子語意內

程子兩條只是言習前一條知上習後一條能上習謝氏主時習

說就能裏提出二事作標準餘事皆當求其至而習之

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此是就人所爲上提此二事以爲例謂一日之間當坐之時則習之必如尸坐如尸則身正而安頭容必直手容必恭不妄動移或當立之時則習之必如齊齊謂祭祀對越時也立如齊則整齊嚴肅敬主於中而恭見乎外以二者推之則凡動容周旋事親敬長接人應物各隨其則而習之是無事無時而不習也又進步言之坐如尸則於坐之始終時時習之如尸立如齊則於立之始終時時習之如齊是一事上無時而不習却推就凡所爲上皆如此習兼此二義看方備程子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悅之字從心故曰在心此字爲說蓋古字通用樂本借音樂之樂喜在外象樂聲在外故曰主發散在外

順易逆難學既有得於己便推此善及人於理爲順信從者衆則樂於事爲易既有學人當知今却不知於理爲逆既不知我則當愠今却要愠於事爲難

故惟成德者能之只接不知不愠一句

本經三節以文勢言之學習與朋來不愠是一截說樂君子是一截然君子是成德之名德之成非獨不愠之所能致若但不愠即是成德則孤陋寡聞而人無可知異端邪說而人不是我乃悍然不顧囂囂自得其罪不亦大乎故文公曰故惟成德者能之下又曰德之所以成云云而程子亦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言須有上兩節工夫方可成德

孝弟章

上節以質言下節以學言有子之意專主於爲仁而先引世人自有資質淳厚而心和順能行孝悌者然不止於孝弟亦無犯上作亂之事能孝弟便能順其心至於此次泛言兩句承上生下言凡物皆如木之有本末本盛則末榮末非末節細務之謂是與本對言者若木但有本而無末則不成木君子之學當用力於根本則道可進如培植其根則幹枝稍葉漸長而成木自孝弟推而仁民愛物方全得仁君子所學爲仁而已如上文所爲孝弟乃是爲仁之本不是如上好資質方可爲仁正是勸學者當先行孝悌以爲質而漸求仁之全體親親而仁民愛物皆自

此始非但如不作亂而已

此章君子只如言學者兩字論語中所言君子不同有以成德言者如首章及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之類有以位言者如君子篤於親君子之德風之類有以學者言者如此章及君子不重則不威君子食無求飽之類可以類推又有指孔子言者如君子有三變是也小人亦有不同有以位言者有以行言者皆與君子相對說

仁者專言之則包四者謂之心之德偏言則與禮義智爲對謂之愛之理此章自孝弟而言仁所以解愛之理在上

仁字之訓須兼看或問通釋方盡其義切在子細體認

巧言章

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常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蓋言自學者之意爲多

集注以專言之仁當之若總而言致飾悅人全是私意故天理泯分而言巧言是無信令色非莊是無禮不能守正而求悅於人是不知義外飾欲欺人而終爲識者所知是不知一舉而心德皆亡

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句翻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爲仁然此只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說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處皆非仁本注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故著程子之說於圈外使人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

三少省章

忠信是處心應事之主而曾子惟於爲人謀交朋友上省似於忠信之用處未備而人之行大於此者甚多蓋曾子篤厚於他事無有不善獨此三者或有未至而亦人情之所忽者故自道其所未慊者日以省之固非謂學者只有此三者當省也李未至於曾子則己之未及者皆當日省

集注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非謂爲人謀交朋友爲傳習之本謂心之誠實爲傳習之本也此語是接上自治誠切而推出去說此忠信字是大綱說心誠實處蓋有誠實之心則可

傳習無此則非爲己之學矣然此是本注故只就章內說讀者又當推出凡事皆以中信爲本也

千乘章

千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古註有兩說

馬氏曰六尺爲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

周禮井田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百畝爲夫九夫爲井中爲公田一井止有八家四井爲邑則方二里四邑爲邱則方四里四邱爲甸甸則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成國中六十四井出田賦旁加三十六井治溝洫不使出賦六十四井除公田外止有五百一十二家共出車一乘每乘則有兩車一曰兵車又名馳車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一執御一執弓矢一執戈矛步卒七十二人在車前與左右共七十五人一曰大車又名革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同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謂之一

乘也車千乘則當有地千成

所謂方三百十六里有畸者先直排三十成作一行便是直三百里橫闊十里却以如此之行橫排三十行便是方三百里共計九百成尚有一百成却分爲萬井於每行上添十六里則東南兩面共添六百箇十六井共計九千六百井要取方又於東南上有闕却又用將方十六井去補教方說二百五十六井計六十六以一萬井除去九千八百五十六井外尚餘一百四十四井難以分爲方故曰有畸姑份闕計亦分不盡所謂惟公侯之封能容之者按周禮大司徒建邦國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故有是言

包氏曰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此是不除公田又只九十家出車一乘包氏據王制與孟子公侯皆方百里故如此說

三代之禮不能詳考所以集注只混全說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槩言之耳若馬氏謂公侯之封能容者凡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爲十二萬五千井比上數

爲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爲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比上數爲少皆未能盡合包氏以九十家賦一乘其賦爲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雖曰計方然山林川澤都邑塗巷必三分去一然後爲田之數如馬氏謂地方三百十六里者言亦未備也

然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爲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謂天子六軍也二百里之遂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舉畿內爾

今此章未須究竟度數底蘊且只就用途看

集注五者反覆相因下因乎上謂如此然後能如此上因乎下謂如此又不可不如此

弟子孝弟章

此章非言學者之大全只說爲人弟子事餘力是不與上事接空隙之時大意欲盡弟子之所當爲才有餘暇便當讀書兩事皆不可廢

謹信守身之事上下四者接人之事以孝弟爲行之大故言於先
其實以謹信二事貫于四者之間蓋謹信則孝弟愛衆親仁皆
得其道已不謹信則四者皆無實至於學文亦謹信者能之

君子不重章

此章是學者最先用工處心主忠信貌存重厚內外相應方可爲
學不忠信則心虛妄不重厚則貌輕躁虛妄輕躁如何學得道
人資質稍聰俊者最要戒輕輕則百事皆不成道在天地間只
是實理至重至大如何被輕躁人擔當得去

貌重厚是用功于外心忠信是用功于內乃內外相養工夫雖然
欲貌重厚亦忠信者能之虛妄者不能也故忠信上用主字謂
應一事始終以忠信爲主總脩身而言亦始終以忠信爲主是
出言制行待人接物皆主於誠實而每事又首尾主於誠實也
聖人言忠信處不一如言忠信是主於言忠信所以進德是主
於行此章是總言行而言之

孟子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蓋操而存即
是入舍而亡即是出此章忠信即是操心之道故只引兩句

游氏學以成之之說有古註學則不蔽固之意與集註稍有不同
文公以論一章大旨條暢明白故取在圈外

慎終追遠章

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
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踈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
擗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
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
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
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
德爲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于厚

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子禽章

集註謂子禽子貢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愚按
子禽見於論語者三其問於伯魚如朋友私相請益者疑其爲
孔子弟子其謂子貢過恭於仲尼若惟自尊其師者而稱子貢
爲子稱夫子爲仲尼他無此例以此推之出於子貢之門審矣

聖人所經過人即化有所存主便神妙此等處未易窺測而觀聖人者只就德容上看文公此句有不滿子貢之意蓋此亦是子貢早年之言至後篇答子禽之言方形容聖人端的又足以見子貢之學日進而子禽終於卑下真學者之勸戒

過化存神正是得聞邦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故人自與之言政也未易窺測不獨是說子貢之言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禽所造者淺未能深知聖人故子貢止就他可及處說五者爾不願乎外却是闡求字得字意言之凡圈內本注皆是體貼經文說無一字閑慢無來歷讀者須仔細把注字一一體貼經文看休要作剽字放過此是讀朱子書之法

此五者只是禮恭而德盛乃禮恭之本

父在章

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大分三年無改又是觀行中之一節

禮之用章

金先生曰程子禮樂之說所該爲大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章所謂蓋高下散殊之分也其所謂和即合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禮其尊卑貴賤上下之體截然甚嚴然其用則常有合同交通之意行其間如宗廟之禮至嚴也而旅酬逮下獻享之禮多儀也而燕示慈惠卑尊上下至辨也而祭然有文之中每有歡然相愛之意此皆禮之用有和而小六事皆由之又如飲食合歡也而籩豆有數延祭有儀臣侍君宴不過三爵夫婦和好也而內外有辨衣服異藏漏浴異處此類非一或但知相合之意而畧上下名分尊卑降殺男女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生禍而亦不可行也集注但見行禮不拘迫之意似不見交際和洽之意但說君子行禮之意不推先王制禮之意然於其首取程子之說未有嚴泰和節之說則該之矣

愚按此章有子是說用禮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敝禮之體雖嚴非和不足以行或一於和而失嚴敬之本則流而不可行一也此未是言禮之全體只是言用禮就逐事上看以下節禮字則知上節禮字不要重看程子借樂記二語提掇起說此章全體